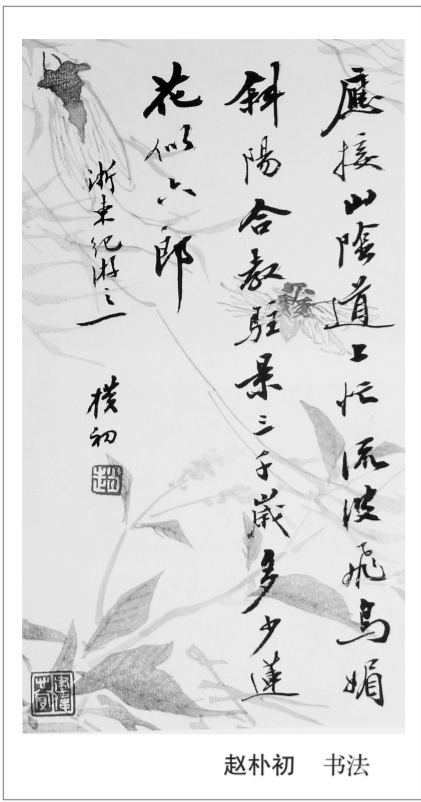


随笔



赵朴初 书法

郑州地理

钟沟村

马清贤

钟沟村，是新密市西部边缘尖山乡的一个行政村，北毗荥阳，西邻巩义，南界登封。在浮戏山南部的祖师山与牯牛丈(山名，海拔958米)之间，是汜水流域西支流的源头。因为地处低凹，村部所在地又叫“坑(方言念壳ke)儿里”。

钟沟村名字的来历据说与祖师山山顶上的祖师庙有关，至今还有人叫祖师山为“走神庙山尖儿”。

传说，在很早以前，祖师山上有一株千年何首乌，已修成正果，变化成人。有年夏秋之交，连绵阴雨月余，地湿气晦，何首乌的枝叶被传染上了寄生虫。夜里，何首乌变化成满脸病态的小孩来到祖师庙，让老道帮他捉头上的虱子。老道见到这个小孩，心感诧异：方圆数里无有居民，黑更半夜哪来的小孩？在抱着小孩的脑袋捉虱子时，老道嗅到小孩身上有清幽的馨香气味，才知道小孩不是凡人，是个宝物。顿时，老道存了据宝物为己有的不良之心，推说夜深了，要睡觉，让小孩回去，明晚再来。次日老道做了一番准备。小孩夜至，老道在给小孩捉虱子时，偷偷儿将一根使过咒谶的红线绑在了小孩的脖子上，把一个装着石灰面的小兜兜儿绑在小孩的后腰上，老道给小孩捉虱子到深夜，送病恹恹的小孩出门时，伸手在石灰兜儿上扎了个窟窿。

第二天，老道顺着撒下的一溜石灰线在山坳里找到了那株千年何首乌。老道挖出何首乌，回到庙里煮熬煮熬，香气溢出，惊动了两个小道童。小道童平日倍受老道虐待，怀恨在心，计寻报复。见老道煮煮千年何首乌，谎报庙外有人找，老道出门张望时，两道童抬出灶火上的汤锅，把鲜美的仙汤倾倒在房后墙下。霎时，仙汤绕着墙根流了一圈，庙墙有了灵气。老道在大门外不见有人，转身刚要回去，却见饱满仙汤的庙墙托着屋顶忽地拔地而起，徐徐升空，留下了庙里的神像、庙院的大钟。当天夜里，附近很多人看见望着金身的神像顺着山梁往南走了，所以当地人又叫祖师山“走神庙山尖儿”。

庙飞神走人散，天长日久庙院荒芜，大钟也顺着山坡滚到西南的山沟里去了。后来，人们在此聚居，形成村落，就起名叫“钟沟村”。据当地老人说，钟沟村的那口大钟一直存放到上世纪“大办钢铁”时，才被投入火炉。

勇气和胜利欢呼！鲜血和死亡会给人刺激，让活着的人更热爱生活。”

喜子正色道：“一个人活得有意思不能以别人的生命做代价，何况是那么残忍地杀戮。”

谢湘安忙说：“喜子，我错了，你说得对。我写论文写惯了，只要立了论，就千方百计去找论据来论证。现代人活得越来越麻木，有些人就是行尸走肉，找不到活着的感觉，只好去吸毒，去撞车，去搏击，从堕落、破坏、鲜血和疼痛中找到活着的感受。你读过《搏击俱乐部》的小说吧？还拍成了电影，那个卖肥皂的泰勒是好莱坞大哥哥布拉德·皮特演的，好疯狂。”

喜子拿起谢湘安的手，假装使劲却轻轻地咬了下，说：“坏透了一个个这样的蜂洞里，高喊着杀、杀、杀，看见血淋淋的刀子捅到身上兴奋得发狂。这多可怕！听导游说，斗兽场地上的土真的是血染红的，那块土已在角斗士的血里浸泡了千百年呢。”

谢湘安知道喜子害怕血腥，却故意逗她，说：“小喜子，那是为

云顶草原染黛眉

宋子牛

露为霜的诗情画意。草甸四季变换的赤橙黄绿、深淡浓淡，多像为婀娜的黛眉姑娘编织的多彩头巾！

沿着为游人进入草甸专修的栈道漫步，似泛舟在万顷草海之上，不免为大自然的神来之笔，为高山云影里的苍茫草韵，惊叹不已，遐思悠悠。我们渐渐走向草甸深处，走向神话般的世界。清风入怀，万虑俱消，一任草浪堆金涌絮，抵足而来。栈道隔一段在树荫下设有一两只长椅，供走累的游人歇息，还有延伸出去观景的地方。人性化的考量已融入景区的开发。云顶草甸野草丰美，深可没人，一望无垠，不知藏有几多秘密。这里也是天然中药材宝库，盛产珍贵的黄连、天麻、柴胡、桔梗等。珍奇动物也不少，仅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就有金钱豹、獐子、梅花鹿等。在高寒的山顶草甸上，还生长着一株枝条四逸、高大兀立的巨柳，被称之为黛眉孤柳，树龄虽待考，但其搏击风雨的勃发英姿却令人震撼。而崖壁上依次排列的九个天然洞穴，据说缺水之年都会有大水涌出，且呈现九种不同颜色，当地人叫它“九龙吐神水”。

放眼四望，群山伏地、白云缭绕，山脚下便是咆哮东去的滚滚黄河。特殊的地理、气候条件，使黛眉山万壑生岚，烟雾蒸腾，洪波涌起，深邃莫测。黛眉的云海飘忽不定，犹如仙山琼阁、海市蜃楼；而我们脚下的云顶草海，迎风飒飒，摇曳多姿，窸窣细语中送来沁人

的草木清香，却是真实的人间，真实的风景。云海缠绕着草海，野草亲吻着秋风，游人穿行其间如置身世外，不知是在画中徜徉还是在仙境流连。气象壮阔、浩大雄浑的云顶草原，不仅在中原地区独一无二，国内恐也罕见。我想，这是天开画屏啊！高山大河特有的磅礴之气、钟灵毓秀，孕育了这山顶罕见的“降珠仙草”；晨风月夕不竭的雨露精华、琼浆玉液，滋养了这神奇的野甸之魂。草原冠以“云顶”，高逸蕴有诗意，奇崛独领风骚，可谓实至名归，并非浪得虚誉。

黛眉，传说为商汤之妃，因汤王沉溺女色，黛眉悻然离宫上山修行。后来黛眉劝说汤王要以天下为己任，救民免于水火。汤王自感羞愧，遂修德强兵，最后打败夏桀，统一了天下。与此同时，黛眉也修行成仙。汤王为了感念黛眉的恩德，在她修行的这座山上修建了圣母庙，这座山遂也改称黛眉山。

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。欲问行人去哪边？眉眼盈盈处。”黛眉山云顶草原的一草一木、一泉一水、一花一蝶，无不“眉眼盈盈”，向游人暗传秋波，也成为勾留我心灵深处可遇而不可求的“绝代佳人”。

恰是一雨新晴后，已到作别黛眉时。我们从云顶草原下来，炊烟四起，长空澄净，暮色将合。回望黛眉，夕阳已挂于山巅。其实，挂于山巅的，还有我的记忆，我的怀想，我的遥远的故乡。

新书架

《西长城——新疆兵团一甲子》

李汶璟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奔赴新疆，连同和平起义的陶峙岳部官兵在辽阔的新疆大地上，剿匪平叛、建政维稳、修渠引水、开荒造田、植棉花、种瓜果，历经多年苦心经营和辛勤耕耘，付出无数生命、汗水和泪水，终于使新疆的大片荒原变作绿洲。六十年风雨历程，使新疆兵团成为维系中国边疆稳定的“西长城”。丰收正是围绕这一段壮阔而又传奇的动人历史创作出《西长城——新疆兵团一甲子》。

《西长城——新疆兵团一甲子》全书自始至终诠释着“挥剑决浮云、铸剑安天下”的兵团精神，作者本人又怀有

一种基于历史意识和现实责任的人文精神，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他们鲜活的故事呈现于读者面前，《西长城——新疆兵团一甲子》卷帙浩繁，资料翔实，写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上百个，他们只是兵团250万人中的一小部分，但他们的故事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。

一段漫长而又波澜壮阔的岁月，必然要记之以精彩而卓越的文字。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于宏大叙事下细腻讲述，塑造出拓荒者群像。作者二十多年收集整理大量资料，走遍了兵团农场，实地调查、采访了200多人，兵团历史了然于胸，五易其稿，成就了这部大作品。

文苑撷英

古诗词里的立冬

郭谦益

不多了，在冬天里，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清香的梅花。

“昨夜清霜冷絮簟，纷纷红叶满阶头。园林尽扫西风去，惟有黄花不负秋。”宋代诗人钱时的这首《立冬前一日霜对菊有感》，寥寥数语，把立冬时节的景物描摹得生动之至。清霜袭来，枝头红叶纷纷而落，只有菊花依然傲然绽放。

知味

盐井藏族加加面

刘杰

近百次，再做面条。将雪白的面条煮熟捞后，浇上一勺子酱红的肉汤，再放些翠绿的蒜苗，三色搭配巧妙，浓香扑鼻，十分诱人。

加加面一端上来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各取过一碗，夹一筷子送入口中，只觉得肉不肥而不腻，细嫩鲜香，汤汁滋润鲜美，回味悠长，面条筋道弹滑，满口生香。就着酸爽辛香的腌萝卜、泡椒，令人食欲大

振。那次我竟吃了17碗，大呼过瘾。大伙也说说吃才能干，这小子不简单哩！

盐井藏族加加面已有700多年历史了。公元1265年，藏传佛教喇嘛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，接受元朝封赏后返回西藏时路过盐井，当地厨师出于敬重，也为了调和上师食欲，以小碗面敬奉。八思巴连吃数碗，盛赞其鲜美，从此盐井以小碗加面的形式便流传下来。由于盐井是茶马古道重镇，也是滇茶进藏首站。当年运送茶叶的马帮、背夫经常在此歇脚用餐，为接下来的漫漫征途补充力量。加加面不但营养丰富味道鲜美，小碗吃面的方式，既让人各感美食不易，又照顾到每个人的饭量口味，使大家都能吃好，深受人们喜爱，逐步发展成盐井招牌饭。

那像云朵的树，连连惊叹，说：“长得好奇怪物，真漂亮。”

谢湘安得意地告诉她：“那是地中海松，那些绿帽子是人工修剪出来的，不是天生长成那样的。”谢湘安无意中说了绿帽子，两人一下子都沉默了。

过了老半天，谢湘安才哑着嗓子说：“喜子你看，罗马城里到处都是喷泉，好像有洞的地方都可以出水哦。”

喜子低着头，不吭声。

谢湘安又说：“古罗马的供水系统做得了不起，那时城里的罗马人就用自来水了，还收费，好穿越的感觉。”

喜子听了这话，终于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还真有点口渴了。”

他俩的背包里都带着水，谢湘安却硬要去买水果吃。离斗兽场不远是一条大道，有一座凯旋门。路两边长着高高的地中海松，浓荫匝地，走在下面很凉爽。不少人扮成角斗士等着和游人合影收费，也有扮成埃及法老的。路边还有不少街头艺术家，有拉小提琴的，有拨散艺术家拿着电吉他唱摇滚的。两人走走停停，

商都钟鼓

也说“一元斩吏”

夏俊山

宋人罗大经的《鹤林玉露》中有一则故事：张乖崖为崇阳令，一日，发现一库吏头巾中藏着一文钱。便令人痛打库吏。库吏喊冤道：“一钱何足道！你能打我，还能杀我吗？”县令闻听此言，挥笔写就：一日一钱，千日一千；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。遂拔剑怒斩其首。

从这则故事，我们看到的是封建官场的暗无天日草菅人命。可是，近来发现不少媒体的文章都赞扬县令张乖崖。例如《南通日报》10月29日就有黄健的文章《从“一元斩吏”说起》，作者却认为“张乖崖从严要求、防微杜渐的态度、‘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’的警示，在今天看来仍不乏现实意义”。

为一文钱杀人，本属草菅人命，而被杀的小吏，本来只是挨打，“不报”才是触怒张乖崖、导致被杀的真正原因，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显然不是什么“从严要求、防微杜渐”，而是要依法治官、防止滥权。

库吏监守自盗，当然不对。但是，毕竟只是一钱，该检讨，还是该退赔，或者罚款、辞退，乃至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，都应该于理于法有据，怎么能按照官员的情绪变化随意处置？因为被打不服，库吏竟为此打了脑袋。这分明告诉我们：上司永远是对的，千万不能顶嘴，对上司百依百顺可是必备的品格，否则，谁顶嘴，谁倒霉！——这是什么样的官场，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！

再看张乖崖的判词：“一日一钱，千日一千……”这显然是还未发生的假设，怎能作为犯法事实？这种根据主观假设，虚拟事实进行定罪的做法，显然有违司法公理，有违法治精神。张乖崖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，就判处库吏死刑。这种完全架空法律、独断专行的做法，无疑是相当可怕的。这表明，在政府官员的特权面前，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！

“一元斩吏”的故事至今被一些人津津乐道，也许是因为有着“惩治贪污”的旗号，于是给人一种错觉，认为只要掌权的人是“清官”、“好人”，法律就可以变通，权力就可以逞威，这种错误的观念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，模糊人们对法治概念的认识，妨碍了法治精神的传播，拖延了法治进程的步履，实在是祸国殃民，害人不少。

如今，四中全会已经召开，“依法治国”的号角已经吹响。我们要“防微杜渐”，但更要严防官员滥权、严防张乖崖式执法，这才是正道！

掌故

“泰山”

陈永坤

一般人都认为，“有眼不识泰山”中的“泰山”是指山东省境内的东岳泰山，有的词典也是这么解释。其实错了。这个“泰山”是指鲁班的弟子。这人很聪明，干活总是别出心裁。有一次，他误了鲁班师傅的事，惹恼了鲁班，被撵出了“班”丁。

事过一年，鲁班见集市上摆着精巧的竹制器皿在出卖，他万没想到，这些竹制品竟是被他撵走的徒弟泰山所制。为此，鲁班自愧地感叹说：“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！”这句成语也就由此而生。

连载



《爱历元年》是《爱历元年》系列小说的第一部，由罗彦彦创作，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。

会在心里记数，数着—一共有多少从它身上踩过？快两千年了，那会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！”

喜子轻轻叹一口气，说：“古罗马等级那么森严，可是对于铺在地上的青石板而言，贵族的脚和奴隶的脚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边看边找水果摊。

走了不远，有一个蓝色小木屋，围满了人，正是卖水果的。葡萄紫绿，粉嘟嘟的又圆又大，一串串吊在一根绳子上；地上一个个木筐，堆着金黄色的芒果、青色的梨、紫红的李子；草莓鲜艳欲滴；无花果绿色的皮上带着紫红色纹理，蒂把处还渗出乳白的汁液，摸上去黏糊糊的；地上还堆着一堆青棕色的椰子。

喜子看得入迷，说：“还是地中海的阳光好，看这些水果，简直是一幅马蒂斯画的了。”

谢湘安不管什么马蒂斯不马蒂斯，低头挑了两个椰子，又从绳子上取了一串葡萄，买了一些无花果。喜子一言不发，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着。她看谢湘安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就拿出纸巾轻轻帮他擦汗印掉。

水果铺边就有水龙头，谢湘安故意做出大人对小孩说话的语气，说：“还不把手伸出来？洗手！”

喜子乖乖把手伸出来。谢湘安握住喜子的手，心里只觉得无限温暖。两双手伸在水管下，

任由凉凉的水冲着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

喜子和谢湘安站在路边，用吸管喝了椰子汁，又吃了一些无花果。喜子从没吃过这么甜这么绵的无花果，直说腻住了。谢湘安也说吃不下了，葡萄就带回去吃吧。看看差不多了，集合的时间了，两人就慢慢往回走。

……

谢湘安和喜子从从容容看完但丁故居和乌菲兹美术馆，看看还有时间，又到阿诺河上的老桥逛了逛。阿诺河水像一块软软的绿玉，水面平静得像凝固了似的。老桥并不宽长，两边密密排列着铺子，大多卖珠宝首饰。

谢湘安一心只在喜子身上，紧紧揽着喜子的腰，痴痴看着喜子的一颦一笑。他比喜子高半个头，看喜子时总爱微微低着头。喜子就伸手把他的脸推开，笑着说：“你老扭着脖子看我，小心以后变成歪脖子。”

谢湘安说：“你还怪我？你的眼睛里有钩子，勾我的魂呢，你自己不知道？”